



新书馆

《文城》：窥见女德对自然女性和伦理属性的撕扯



作家余华

■ 尼莎

女德，或称妇德，是传统社会儒家伦理规范下的女子德性及其日常行为规范的指称。作为传统伦理秩序的内生物，女德思想发展至清末民初，形态已极其僵化，由其导致的情理冲突对女性生命与情感有着双重扼杀。通过余华长篇小说《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版）中清末民初时期两个妇人的死亡叙事，我们可以对此做一探讨。

妇人之死：德法统治下德行与性情的撕裂

《文城》由“正文”和“补”两部分构成。“正文”以林祥福颠沛的寻妻际遇叙写时代背景下山河国土之悲，“补”则以林祥福之妻小美的身世遭际叙写个体尤其是女性生命的撕裂之痛。这一痛感内化在两位妇人的死亡叙事之中。

沈母是小美的婆婆，临终时曾不住呼唤小美而不得见，其死亡也由此遗憾化为深长叹息。作为小美的驱逐者，沈母的想念似不合逻辑。但小美被体实际出于沈母维护传统家庭伦理的需要。得知小美擅自拿钱接济弟弟后，沈母本想小惩大诫，让其回娘家反省两月，而丈夫和儿子反常的维护成为她眼中三人伙同违抗自己的罪证，决定彻底休弃小美以巩固威信。但我们不能将小美被逐等同于沈母的厌恶之心。事实上，在一众女童中选中小美并将祖传的织补手艺传授给她，说明沈母对小美的认可与喜爱。小美成长过程中，沈母依照自己的样子教养她，耗费心血。在驱逐小美的早晨，沈母为小美准备好盘缠，这些隐藏着位母亲真实的情感。

小美一路北上时，因饥假意委身林祥福，产女后选择不告而别。如果说对于沈母的叙事更重其服膺封建女教所显现的刻板，对小美则多从人性人情出发，描写其对两个男人的矛盾情感及身为母亲对女儿的牵挂。而与沈母相比，小美死亡时内心情绪更加强烈。小美冻死在溪溪镇隆祭天的仪式上，这一戏剧性描写使其死亡具有某种宗教式的赎罪及超脱意味。

女德之措：从观念渗透至行为的牢网

从《文城》两位妇人的死亡中，可以看出传统女德对女性自然女性和伦理属性的撕扯。在从观念渗透至行为的牢网中，女性死亡的本质是相同的。

《文城》是作家余华的全新长篇小说，正文以林祥福颠沛的寻妻际遇叙写时代背景下山河国土之悲，《文城·补》则以林祥福之妻小美的身世遭际叙写个体尤其是遭受女德枷锁的女性生命的撕裂之痛。从《文城》中清末民初时期两个妇人的死亡，可以看出传统女德对女性自然女性和伦理属性的撕扯。正是有感于传统社会中有不少如此被害的沉默女性，辛亥革命时期，有进步人士旗帜鲜明地主张推倒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和习俗，吹起了性别观念时代转换的新风。



从空间上看，在万亩荡度过童年的小美，作为童养媳嫁入以织补为业的沈家。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织补”这门技艺具有强烈的女性气质。巫鸿在《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中曾引述《礼记》《女诫》等内容，指出早在汉代，“织”就与观念中的“女德”“女功”紧密联系。在儒家为女性设立的“四德”（德、言、容、功）伦理框架中，织作、裁衣等与纺织有关的活动，是能够通过“妇功”达到“德”的途径。

可以说，织补铺子是余华构筑的一个恰切的女性活动空间。沈母在这个空间里取代了父权社会中沈父本该扮演的角色，成为大家长。而沈母的衣橱作为沈家这一空间场域中的子空间，既是小美最初的向往，也是小美被惩罚的源头。新衣裳被收在沈母的衣橱里，衣橱似包括沈母和小美在内所有溪镇女人的宿舍，“曾经有过明亮的朱红色，天长日久以后开始发黑。”小美因未经允许偷穿衣橱里的新衣服被沈母责骂，险遭休弃。逃过一劫后，她再未打开过衣橱。织补铺子、沈母房间与衣橱共同构成一个多层空间结构，成为埋藏情感的坟冢。

从时间上看，小美的成长历程可以说是女德观念对传统女性的塑造史。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讲述了女德观念从先秦至明清，历经初创发展到僵化保守的过程。在女德观念发轫的先秦时期，女性尚无过多束缚。《周礼》中载“奔者不禁”，秦代始重贞洁。对贞洁的褒奖在汉代大为流行，刘向、班昭等人的著作使贞妇贤女形象广为流传。魏晋至隋唐时期，风雅女子及妓女兴盛，贞洁观念淡薄。宋代新儒学大兴，为构建其社会伦理体系，将女德融

入天理，从此历元明清三代，女德观念日益僵化，成为束缚女性身心的罗网。清末民初是女德教条化的巅峰，《女论语·学礼》章中曾言凡为女子应识礼数。若要知礼，须“整顿衣裳，轻行缓步。敛手低声，请过庭户。问候通时，从头称叙。答问殷勤，轻言细语。”这是小美，也是沈母和多数中国女人的肖像画。当女德规范尚未上升为天理教条时，它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当它们内化为社会对女性的精神枷锁时，便可作为刀戟，倏忽间夺去女人的一生。

情理之难：性别观念现代转化的必要

可以看出，清末民初的女性一直在天理规范与自然人情的两难中挣扎。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中，曾提出“情本体”是中国传统乐感文化的核心，也是人生的根本。郭店竹简有“道始于情”“礼生于情”“苟以其情，虽过不恶”；孔孟所谓“汝安则为之”“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等伦理政治思想也皆从“情”出发。“情本体”强调人的自然情欲不可贬低，它虽承认理性凝聚的道德伦理，但反对将其神圣化以此压迫人的感性生命。然而在当时，无论沈母、小美还是大部分中国女性，都处在女德神圣化的时代。如同张念在《女人的理想国》中所说，自宋代新儒家将女教细化为时刻修行的家范后，直至明清，“在道德践行的荣誉榜上，女前辈们以其强韧的意志力，将‘成为女人’当作一项绝对律令。”

事实上，相对于沈父和阿强，沈母和小美都处在较强势的位置。沈母取代了入赘的沈父，掌握着沈家的财产、人事等权力，在重返溪镇的小美和阿强两人之间，小美同样占据上风。在这迥异于当时性别结构的家庭关系中，为何两人依旧走向死亡呢？质言之，沈家内部的性别角色虽然对调了，但溪镇及整个中国的性别结构依然稳固，女德观念的强大影响力依然塑造着沈母与小美的社会性别属性。

正是有感于传统社会中有不少如此被害的沉默女性，辛亥革命时期的才女何震才在其主编的《天义报》中旗帜鲜明地主张推倒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和习俗，团结起受男权传统压迫的女性群体为争取女性的尊严和权益而奋斗。其《女子复权会简章》一文，指明女子道德应为“耐苦、冒险、知耻、贵公、正身”，亦可以说吹起了性别观念时代转换的新风。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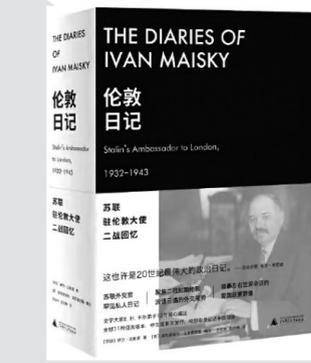
注：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全球视野下儒家女性观的现代性转化——以清末民初文学作品为样本的分析”（20XNH141）的阶段性成果。

阅快递

《伦敦日记：苏联驻伦敦大使二战回忆》

[苏联]伊万·迈斯基 著 /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 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

本日记记述了苏联在英的外交活动，见证了众多二战重大历史事件，由此可窥见苏联外交政策之制定、英国对参战态度之转变、战时诸人之心态等。日记里讲述了迈斯基与丘吉尔、劳合·乔治、韦伯夫妇等多位英国政要的交往，更以生动笔法，带人们重临议事厅的演讲现场、海军部深夜密谈的房间、空袭阴云下的伦敦街道……日记中文版特别收录中国相关内容，揭示了苏联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中国所起的作用。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王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本书以1900年至1950年成都的茶馆为研究对象，力图以此为窗口，探求20世纪上半叶成都人的生活生态。作者采用微观历史的研究方法，从茶馆的休闲、社交、娱乐、经营、群体、组织、秩序等多个角度，切入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使读者得以真切感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成都城市历史的脉动。全书以丰富的档案资料、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和细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细节丰富生动，充满生活气息；极佳地达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社会史、城市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也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一次成功实践。



《金属与肉体：技术如何接管人类进化》

[加]奥利维耶·迪安斯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1月版

本书是关于文化生物学的观察，既探索新技术所带来的对世界不同寻常的解读，也探索生命从有机物质向文化表征的转变迁移。作者主要讲述了在当下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人类和人工智能的关系。我们的身体现在是由机器、图像和信息组成的，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由机器人、克隆人、转基因动物和无数种人类/信息共生体居住的地方。



（言浅 整理）

品鉴坊



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即将到来，许多地方开展了探望空巢老人的活动。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空巢老人现象变得越来越常见。可空巢老人具体如何生活，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却不得而知。《空巢：我在世上太孤独》一书记录了数十位生活在乡村或城市的孤寡老人的现实处境和心路历程，让人们对这个群体有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

■ 黄婷

提起空巢老人，不管是自己认识，还是听亲朋好友提起，一下子能想到好几位。

大学毕业那年去同学老家玩。同学家里当时只有一位已经耳背的外婆独自生活，每天自己做家务和干农活，家中静寂无声。对于我们的到来，外婆很是开心，热心地帮我们准备各种吃食。我们走的那天，外婆坚持站在门口送，那眼神仿佛希望我们在家再多待几天的期待，又像是觉得年轻人就应该出外闯荡的释怀。走了很远，我无意中回头，发现视野里已逐渐缩成一个点的外婆还保持着同样的姿态望着我们，让人心酸。

再有就是朋友八十岁的外公，曾自己一个人在老家生活，因为眼神和嗅觉不好，常常吃已经坏掉的饭菜。一谈起这，很少情绪外露的朋友也忍不住红了眼睛，替老人难过，却也苦于没有两全之策。

对于空巢老人，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我们大多从最初的不忍和无奈，到如今已渐渐习惯和接受。每次看到这样的老人或听到这些老人的故事，最先映入脑海的是他们平静却又坚毅的面庞。他们好像已经接受了只能独自居住，儿孙不能围绕在身旁的处境，艰难而又努力地生活。可事实是这样吗？他们如何生活？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空巢：我在世上太孤独》（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版）一书记录了数十位空巢老人的现实处境和心路历程，让我们对这个群体有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

老无所依的孤独感与无所适从

书中将空巢老人分为乡村和城市两部分，从而进行了城乡对比。乍看之下，不同地方的空巢老人确实会存在一些不同的特点，如许多乡村的空巢老人面临儿孙拒绝赡养，只能独自存活，老人却又顾及儿孙的体面不愿告诉他们；城里的空巢老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却也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保姆或其他照顾者。但将这些故事细读下来，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面临老无所养和老无所依带来的深深的孤独感与无所适从。

书中，有老人说自己从未在孩子面前流过眼泪，但当自己生病住院，孩子出现在病房门口时，他却忍不住哭了出来。他说：“孩子们不会理解他们的父母怎么会变得如此脆弱，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也一定难以理解如今的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表达了许多空巢老人的心声。他们的孤独有时候可能连自己都没意识到，或者说意识到了，也因为要替晚辈考虑，怕耽误孩子的工作和生活，抑或是因为长辈的身份，无法表露或难以启齿这种随着年龄增长和身体衰弱带来的孤独感和脆弱感，于是选择了默默承受。

为了排遣这种孤独感，有的老人会整日与电视为伴，有的老人会专门绕路到大超市买东西，到排队结账的队伍里感受下热闹的气息，有的老人会每天坐在马路边，看来往的人流……再严重的老人，就会患上抑郁症。抑郁症在空巢老人中的发病率较高，却没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大家更关心老人物质层面的满足，而没意识到他们精神层面也在遭受痛苦，这种痛苦甚至不亚于身体的疾病或疼痛。而为了不拖累家人，或者是无法接受自己的处境，不少老人最终选择了自杀。正如作者戈舟在前言中说起自己的写作缘由，是看到了一位95岁高龄的空巢老人自杀的新闻，当时的新闻画面深深触动了他，而这位老人自杀的原因正是因为“害怕孤独而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值得关注的女性空巢老人

与以往的认知不同，书中采访的空巢老人不只指独居老人，而是有多种类型。如一位身体不好的老人独自在老家带着年幼的孙辈；如一对老年夫妻，其中一人身体不好，甚至重病卧床，需要另一个全力照顾；如有的虽与子女同住一个城市，且住的地方相隔不远，但家人很少回家探望……这些老人在一定程度上都算是空巢老人，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子女在身边，缺少亲人的陪伴与照顾。此外，书中还涉及空巢老人犯罪率高、容易患抑郁症和再婚困难等容易让人忽略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发现在受访的空巢老人中，女性占了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在农村。这并非作者有意为之，他认为，这或许是因为现在女性普遍比男性寿命更长，加上在一定程度上，女性比男性更愿意交谈和分享。

书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已经瘫痪了一只胳膊，却仍旧顽强地带着3个孙子的韩婆婆。韩婆婆76岁，有4个孩子，带大了2个孙子。她最大的心愿是自己能再多活10年，将剩下的3个孙子拉扯长大。韩婆婆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打算继续带大孙子的孩子。如此劳累，她却并不抱怨，始终勤勤恳恳且甘之如饴。

有关女性空巢老人的特点，书中并未做系统归纳，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也并不多。学者秦秋红在《我国农村女性空巢老人社区养老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中指出，农村女性空巢老人存在“健康状况差、生活不能自理者多、收入少、地位低、安全需要程度高、情感需求强”等特征，所以她们的养老与男性老人相比，有着更多困难与需求，“而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的解决，关键在女性”。

有关养老问题，书中不少老人谈及近年来国家对养老问题的重视，以及各级政府采取的积极措施，这一问题在逐渐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在养老问题之外，这本书更想提醒人们的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应多关注这些老人的心理健康和精神需求，留心感受或听见他们感受强烈却无法言说，也很少表达的孤独感，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陪伴。

喊出他们无法言说的脆弱与失落

——读《空巢：我在世上太孤独》